

虎侠奇缘

「台湾」陈青云 著

上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陈青云武侠作品集（上）

南铁医图书馆
文艺书刊专用章

虎侠奇缘

东南大学
图书馆藏书

ZL38598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4252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陈青云作品集
虎侠奇缘

著 者 陈青云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 国 新 华 书 店

印刷装订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20 印张

字 数 58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06-506-3/I·188

定 价 39.80 元(全二册)

内 容 提 要

少年虎魄王子玉乃武林后起之秀，受恩师岳清真传艺后，下山闯荡江湖。当时，清廷腐败，枭雄官府勾结。“红花教”是武林之公敌，女侠馨凤深爱王子玉，同闯江湖。“回音古洞”获得奇世珍宝后，武林风波云起。“红花教”图谋捕杀，飞檄传令，陷井重重。闯巫山、入蛇坑、直取长白山，神威大发，重创恶魔……奇世珍宝观世，各武林门派也虎视眈眈。于是华山再起风波；爱侣馨凤由于误会，对王子玉爱恨交集，却隐爱离他而去……

楔子

明朝末年，是一个大动乱时代。

在内由于宦官把持朝政，贪污腐化，杀害忠良，致使社会上黑白不分，又适逢全国各地旱涝成灾，哀鸣遍野，而且掌权的阉党不但不加救济，反倒籍机聚敛害民，扰得民不聊生。

在这样天灾人祸交相煎逼之下，勇悍者挺而走险，相聚为盗，谨厚者不流为饿殍，即死于沟壑，不两年间，贼势大起，蔓延半天下，李自贼入河南，大掠南阳，直走湖广。

张献忠入四川，占据成都，自封八大王，立下七杀碑，所谓：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奉天，杀杀杀……杀杀杀。”

其时流贼高迎祥、罗汝才等连陷山西州县，未几又驱大股贼兵犯畿南、河北，大掠顺德，真定间。

至此，凡是流寇经过之处，大地已是面目全非。

尤其居庸关上，遗尸遍野，鲜血仍在汨汨而流，缺肩断腿之人仍在挣扎，号之声，震天动地，闻之格外令人悲伤。

这时，有一位中年儒士，漫步在这悲惨荒凉的战场上，慢慢的走着，他不对流露出悲天悯人的神色，望着这片惨绝人寰的战场，做最后的凭吊。

只见他一袭青布儒衫，方面阔口，虎目蚕眉，身高体健，步武安详，虽是儒生打扮，却有一股武穆雄威之感，但神色间却显得很是悲切。

“可怜无定河边骨，尽是深闺梦里人！”他望着遍野遗尸，低低诵出这两句慨叹的诗句。

忽然间，“得得”传来一阵杂沓的马蹄声，在这杳无人迹的荒凉战场上，显得分外清晰展耳。

只见暮色苍茫中，驰来十数骑战马，象飞一样奔来！

跑在最前面的一骑，马上坐的却是十余岁的小孩，小身子俯在马背上，鞭不停挥，亡命地跑着……

后边追的是十数骑剽悍的贼兵，一个个狞眉立眼，举着明晃晃的刀枪，凶神恶煞似的对那小孩子追不舍。

小孩一边频频回顾，一边没命的奔逃，也许是由于惊惧和匆忙的关系，慌不择路，马匹竟跑到一片瓦砾堆中，那马铁跃过一道残垣，前面屋倒梁倾之中似有烟火不断冒出来，马儿一惊，“唏聿聿”一声长鸣，人立而起，马上的小孩一时把持不住，竟从马上掉下马来。

贼人一见，发了一声喊，纷纷策马追上。

为首一贼，虬须青面，大砍刀一举，嘶的一声，直向落马的小孩砍去，同时嘴里叱道：“狗养的，我看你还往那里逃！”

眼看这坠马的小孩就要死在贼人刀下……

忽然，“当”的一声，贼人劈下的大砍刀竟脱手而飞，跟着，“汪”的一声，飞出的大砍刀竟戳在不远的一棵巨树干上，长杆仍在晃晃而颤。

贼人大砍刀出手，虎口被震痛得犹如火灼，不由甩着双手，哇哇怪叫……

这时群贼已经看出，首领的大砍刀，竟是被站在不远处的中年儒生用卵石打出手的，于是不约而同的齐向这中年儒生围上来，刀枪齐举，直向儒生没头没脸的乱劈乱砍。

贼兵们是杀人杀惯了，所以是见人就杀。他们却没细想这儒生能以一枚卵石把为首贼人兵器震飞，岂是寻常之人？

中年儒生见群贼汹汹向自己杀来，虎目微睁，如两道电芒一闪，探臂一掠，已把首先刺到的一矛捉住，只一带，执矛的贼人一个前栽从马上掉下地来。紧接着，中年儒生用矛杆一拨，又有两名贼人落马。

而中年儒生从从容容，横矛屹立，象是没有那么回事一样。

群贼虽是一惊，但凶悍成性的贼人，并不知这看着不起眼的儒生是一位绝代奇人，二次又刀枪并举向儒生杀来，嘴里并纷纷喝骂些下流秽语。

这中年儒生见群贼竟不知难而退，二次又向他杀来，不由也面色微慢，只见他身躯微动，以矛当棒，拨、扫、砸、打，乒乒乓乓一阵乱响过后，十数贼众均被打落马下。

但中年儒生并不杀死落马群贼，反朗声说道：“想尔等原也是安善良民，因愚昧无知，盲口从贼，竟泯灭良心，杀人放火无恶不做，若

不是我早年许下宏愿，誓不杀生，今天便要杀死尔等！现在暂且饶恕尔等性命，望尔等能改过自新，脱离贼党，各自加家做一个安善良民，也许能保住活命，要知道资贼流寇绝不会成功，虽一时势盛，最后定归消灭。话已至此，尔等速去逃命去吧！”

群贼一见儒生不杀他们，立刻一个个跛跛拐拐，狼狈上马，一溜烟的驰去。

等贼走后，中年儒生一回头，见那落马的小孩，正在他身后站定，静静望着刚才的一幕。

中年儒生一招手，那孩子便走近他的面前。虽然岁数不大，却很有礼貌地谢了救命之恩。

中年儒生上下一打量这孩子，只见他也只有十二、二岁，穿着一身海青色贡线葛绣牡丹长袍，头束金冠，前发齐眉，后发覆颈，苹果样的一张小脸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不仅万分惹人喜爱，而且眉宇间英气勃勃，竟是一个天纵奇才。

中年儒生心中不由暗暗喝采：“好俊品的人物！”又暗暗忖道：“此于骨格清奇，若在富贵人家，养尊处优也许一生中混混浊浊，不会有什么大成就。如果我能带他回去，把一身绝艺传授于他，必可给武林中造就一朵奇葩，说不定会创造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。”

“但不知这孩子与我有没有这个缘份？”中年儒生这样想着，便俯身下去对踱到他面前的孩子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几岁了？”

“我叫王子玉。”孩子一点也不羞怯，大方地道：“今年十二岁。”

“王子玉，很好。”中年儒生道：“你家住那里？”

王子玉无言地用小手一指。中年儒生顺着孩子手指方向望去，只见远处晚霞影里，火光烛天，那是居庸关！

“居庸关吗？”中年儒生不由吃惊地问道。

王子玉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。

“家里还有人吗？”中年儒生也颇为担心地问道。因为他知道居庸关已经被李自成大批贼兵围攻了数十天，如今既见火起，想必居庸关已为贼陷。

“父亲已经战死！”王子玉满面悲愤，难为他十岁的孩子，道此巨变竟没有哭。但当他说道：“母亲尽节自杀了……只有我一人逃出来……”眼泪竟也忍隐不住，如雨似的洒下来。

中年儒生也为之悲惨的道遇唏嘘不已，过了一会儿，待王子玉略为收住悲戚，中年儒生才说道：“我叫岳清真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”

王子玉先是注视着他，未即作答。

中年儒生又说道：“我可以教你武艺，不愿意吗？”

也是王子玉福至心灵，闻言竟说道：“让我认岳先生做老师吧！”说着竟跪了下去。

岳清真高兴得哈哈一笑，立即把王子玉扶起来，说道：“那么，跟我走吧！”

王子玉又转头，恋恋不舍的望了望居庸关。那是他的家，有他快乐的童年，有他亲爱的父母，有他的……

但现在的居庸关，火焰烛天，快已近黄昏的天空映照得通红，连天上的晚霞也染红了，仿佛是苦难人民所滴流的大量鲜血。

而他温暖的家，已埋在战火之中了！

王子玉悲愤得几乎双眼也流出血来。

耳畔传来亲切的呼唤：“孩子，走吧！”

王子玉知道那是新认的老师的声音。于是他收起悲伤，默默地跟着岳清真走去。

黑夜降临了，火光也渐渐熄灭下去，大地变成一片漆黑。

在漆黑的夜里，有两条黑影手拉手的走了。

岳清真——这一代奇侠，在绝灭中扶植了一株幼苗。

王子玉——这知世中失巢的孤雏，却要在太黑暗中，去开辟他光明的前程了。

黎明不久，朝霞布满了天空。

在冀北妙峰山麓一片绿如绒毡的草坪上，正有五个妙龄少女，各仗一支晶莹夺目的宝剑，在那里纵跃劈刺，战作一团。

奇怪的是，他们五人互相攻击，各自为战，谁也不帮助谁。看她们那种凶狠泼辣的劲儿，真好象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猛杀猛砍，恨不得一剑就要把对方致于死命。

只见五支耀眼。生寒的钢剑，挥‘舞得赫赫生风’招招不离要害，教人看了不由为她们捏一把冷汗。五个少女一边动手，一边嘴里还不时发出娇叱，只听“喝！”“嘿！”之声不绝于耳。但一时之间谁也伤不了谁，堪堪是功力悉敌，棋逢对手。

五个人年龄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岁刚出头，最小的一个也就是十六、七岁。分穿鹅黄、淡绿、雅青、浅蓝、粉红五色衣裙，个个是蛋脸蛾眉，粉面皓倒，一个赛过一个，俱都是身段苗条，美丽脱俗。

只是五个人在那里拼命厮杀，一个个柳眉倒立，杏眼圆睁，那份凶霸霸的样子，似乎与她们的容貌有点不大协调。

五个少女的身形步法都很快，剑式招术也很凌厉。在朝阳照耀之下，只见剑光身影，一个个纵跃如飞，五色彩衣仿佛幻化成五只穿花蝶，翩翩起舞。五支晶莹耀目的长剑更像是五条天娇的游龙，在晨光霞影中交互盘绕。

就在五个少女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忽见草坪尽头一株大树的后面人影一闪，出现了一个年方弱冠的少年。

这少年穿一身紧身黑缎衣裤，肩披黑缎披风，背插长剑，看样子也是武林人物，睁大一只黑白分明的俊目，聚精会神地望着动手的五个少女，原来他是在树后偷偷的观战的。

这时，五女愈打愈激烈，纵、闪、腾、跃的身形也跟着加快起来，渐渐的已分不表谁是穿黄衣，谁是穿绿衣。只见五色衣裙幻作一片五彩虹影，剑招也愈见毒辣。

忽然，那穿黄衣的少女，也就是较年长的那一个，挥掌一招“白鹭横波”，拨开迎面刺来的长剑，不等招式用老，变掌为抓，用“云龙探爪”招式，猛抓蓝衣少女的“心俞”重穴；同时，右手剑“烟选匹练”，横劈右侧粉衣少女的右肋，一招三式，同时猛攻三面敌手，身手确是不凡。

粉衣少女是五女中最幼的一个，刚刚一手“犯风扑蝶”，用剑化开对面青衣少女的“飞蛾入网”险招，长剑尚未收回，忽见左侧黄衣少女长剑如虹，带着劲风斩向自己左肋，再想变招已不可能，左右前后俱又是敌手，躲也无处躲，眼看这粉衣少女就只有死路一条。

藏身树后的少年一见，惊噫一声，沉不住气，就要现身抢救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见粉衣少女娇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长剑不收反进，一式“偷天换日”，硬刺向斜对面绿衣少女的酥胸。就在绿衣少女回身闪避的刹那，粉衣少女藉势腾空八尺，堪堪躲过黄衣少女砍来的险招。

粉衣少女身形凌空，娇躯一族，犹如穿林乳燕，反而落在绿衣少女的身后去了。这攻敌、自救、腾身、避招，简直快如闪电，不但招式出人意料，身法更是美妙已极。

那藏身树后的黑衣少年，原是想出面帮助这粉衣少女，解除这一剑之危的，忽见粉粗衣少女露出这一绝招来，情不由己，竟大声叫起：“好！”

事实上，在他惊噫出声时，五个少女早已发现身边来人。等到倭衣少女腾身落地后，同时各自收剑停身，见从树后走出一个陌生少年来，且大声叫好，不由十道眼光同时恶狠狠地瞪住他。

“嗨！那来的野小子，竟敢偷看姑奶练剑？”绿衣少女首先发难，口气很不客气。

“还叫好呐！偷偷摸摸，真不害臊！”粉衣少女说。

黑衣少年见她凶横泼辣的样子，又见那粉衣少女俊脸透红，撇着小嘴，用手指划脸羞他。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……

“喂，傻瓜！发什么怔呀？你可懂得江湖规矩？”黄衣少女俨然以长辈的口吻教训起他来。

这黑衣少年下山前也曾听师父说过，练武的人最忌偷窥。只因自己好奇，一时看不出五女的路数，还以为她们是仇杀哩：现在方明白人家是在练剑；本来看出原委后，就该悄悄走避才是，谁让自己沉

不住气，竟现身叫好，当然会惹起人家不满。何况人家还是女孩子们呢！因此，听了这些不客气的话，不但不生气，反倒满怀歉意。忙抱拳说道：“请诸位姐姐息怒，小生并不是有意偷看诸位姐姐练剑，只因路过此地，误以为有人仇杀，才前来观看。也是诸位姐姐剑法太好了，才口不由已的叫起好来，这是小生不对，谨向诸位姐姐赔礼。”说着打了一恭。

“原来人家是认亲来的，左一个姐姐，右一个姐姐，谁是他的姐姐？”雅青衣裙少女说完，还装模作样的左看右看，生像是替他寻找姐姐似的。

“有这么个弟弟也不坏嘛，每天可以打几下，开开心！嘻嘻嘻……”蓝衣少女未说完，自己先笑起来。

“谁要他，傻里傻气，象个酸丁一样！”绿衣少女撇了撇嘴说。

“小生，不知是不是老生的儿子？”粉衣少女这一说，众女全都哈哈地笑起来。

诸少女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嘻嘻哈哈连挖带损，可把这黑衣少年给窘惨了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一张温玉似的俊脸，连耳根都红。

“哼：可没有那么容易，既是偷看我们练剑，就要接住我们划的道儿！”这是黄衣少女说的。

“对！要这小生先接我这小姐姐的道儿。”未等他回答，粉衣少女已仗剑走到他的面前。用剑一指，说道：“老生的儿子，亮剑吧！”

黑衣少年一见，不由有气。暗道：“这些女孩子可真不讲理：‘杀人不过头点地’，就算自己错了，已连声道歉，不管从那方面讲，也说得过去了，怎么竟如此不依不饶？”但还是强忍住一口气，笑道：“这位妹妹……”

“住口！谁是你妹妹？”粉衣少女未等他说完，就声色俱厉的喝住他。

但忽然又噗嗤一声笑了。说道：“你这个人神经病吧？一会儿姐姐，一会儿妹妹，谁跟你认亲来着……”说到“认亲”二字，粉衣少女突地觉悟说溜了口，显有语病，倏地羞红了脸，真是少女心情，忽嗔忽喜，使人难以捉摸。

黑衣少年看看她宜嗔宜喜的娇靥，心说：“看样子你也不过十六、七岁，不叫你妹妹，难道还要叫你姐姐不成？”

原业这黑衣少年在山上学艺时，他师父不仅传他武功，连文学、

歧黄、医药以及待人持物的道理，也一并教导于他，这遇见年长的人伯叔姑婶，遇见年龄相若的人兄弟姐妹的称呼，本是一种礼数。但对友好的人，这样称呼是亲切、尊敬。敌对的人，这样称呼，就显得不伦不类。不过，他是初接世事，不明所以，还认为人家不讲理呢！这还是五位少女看他的样子不象坏人，而生得又是如此俊美不凡，这才没有过分给他难堪。否则，只这几句称呼，就会被人认做轻薄无行，说不定早下毒手了。何况还偷看人家练武，犯了武林大忌！”

闲言表过，且说粉衣少女见他答话，只两眼盯着自己看，不由俏脸生红。立即喝道：“酸丁，亮剑呀！如果害怕，就磕个响头，叫声姑奶奶，便放你过去。”

这一来，黑衣少年可忍不住了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不要欺人太甚，难道少爷真的怕你不成？”

“喝！又变成少爷啦！”粉衣少女秀眉一挑，欺身递剑，“黄莺出谷”、“分花拂柳”、“寒梅吐蕊”、“剧剧剧”一连三招，连环施出，向他上、中、下三路攻来。剑势凌厉狠辣，一边动手，一边口里叫道：“你不亮不亮剑？你克不亮剑？”

黑衣少年闪、展、脚、挪，让过粉衣少女三招，并不还手。口里并说道：“在下空手奉陪你好了。”

这话骄傲已极，好象根本没把粉衣少女放在眼内。粉衣少女一听，气得一张俏脸由红变白，银牙暗咬，立刻一抖手，“呛”的一声，把一支长剑丢在一丈开外的地下，剑身入土半截，剑柄兀正摇晃不已，可见粉衣少女功力不弱。

“好狂傲的小子，接招！”粉衣少女丢下长剑后，走中宫，踏洪门，左手骀二指，“日月光华”直取黑衣少年双目；右掌“风打枯荷”横劈他的前胸“三阳”重穴。

这就叫“以其人之道，还其人之身”。粉衣少女恨透了她的骄傲，而自己出手的招式也就骄傲已极。

这黑衣少年乃当代武林奇人亲传的弟子，功力已非等闲。一见粉衣少女狂傲招式，也逗起少年好胜心性，见少女进招，不躲不闪，直待招式临身不及二寸，才上身微晃，避开迎面二指；同时左跨步，左手疾伸，“降龙九式”大擒拿，拂穴手，“游龙戏凤”，猛扣粉衣少女右腕寸、关、尺、右手同时出招“扣打金钟”，向粉衣少女“肩井穴”打

这大擒拿手法，共有十八手。分“降龙九式”、“伏虎九式”，是他师父从少林派“七十二把擒拿”，及华山派“华阳拂穴法”，融会贯通，摘精去繁简化而成，但却更加神秘莫测，威力无匹。

粉衣少女招式走穴，还未来得及变招，突感右臂一麻，右腕已被人家抓住，猛力一挣未挣开，敌人右掌已至，再想化解焉得能够？没想到在四位师姐面前，一出手便被人家制住，心里一急，连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这也是粉衣少女太以轻敌所致，否则，她的武功虽然比不过黑衣少年，但也不致于一招就输。

黑衣少年本来无心与五女为敌，只是被逼出手。所以出手尚留三分情，不然的话，就那一手“游龙戏凤”，粉衣少女右手就要齐腕折断。至于那右掌一招，更加厉害，如若打下，粉衣少女纵不当场毙命，也要落得终身残废。这时，黑衣少年却犹豫起来，不忍骤施杀手，忽又见粉衣少女玉容惨淡，如秋水似的双眼中，流下两行清泪来，不由心里一软立刻收招，拧身后跃一丈开外。

这本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。粉衣少女失招受制，观战四女一阵娇叱惊呼，正待各自上前抢救，见人家少年撒手退开，心知是人家容让，但也气得个个顿脚不已。

黑衣少年却一抱拳，说道：“承让，在下告退了。”

“站住！”粉衣少女见他要走，猛喝一声：“姑奶奶还要在剑法上领教高招。”粉衣少女想是吃了黑衣少年的亏，人前丢脸挂不住，情急拼命。喝罢，也不等他回答，纵身将剑取回，身随剑走，一招“暴雨梨花”，剑尖幻成一蓬光雨，罩住黑衣少年周身“玉堂”、“喉结”、“孔中、日、月”五大要穴，腾身刺来。剑光如练，带着缕缕劲风，的确是快速已极，狠辣已极。

黑衣少年看这粉衣少女能够使出这样精妙剑招，心里也不由暗暗喝采。但也不敢大意，立刻施出师门“大挪移”上乘轻功，身不摇，脚不垫，横移一丈，让开粉衣少女毒辣剑招。只见他衣袂飘飘，丰神玉立，身法美妙之极。

“六妹，且慢！”黄衣少女已看出这黑衣少年的武功甚高，就凭这身法，和刚才一招制敌的招式，自己五姐妹如若单打独斗，均非其敌。但是，就这样认输，又实在不甘心，于是唤住情急拼命的师妹，向他说道：“想不到小友艺业果然不凡，能接住我六妹划的这儿，但

你这大姐还有一个道儿，不知你敢不敢接？”

这简直不讲理嘛！黑衣少年一听，真是又好气，又好笑，不由也犯了豪性，随口答道：“随便什么道儿，在下一律接住就是！”

黄衣少女微微一笑，用眼光一扫四女。然后说道：“我师姐妹合练一套剑法，不知小友敢不敢接？”说罢还用狡黠、神秘、含蓄的笑容看着他，似是等他回答。

黑衣少年心说：“说来说去，还不是想以多为胜，我若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，你们也许还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？”心念一决，立即答道：“在下奉陪。”

五女闻听，移动身形，各持长剑，按五行方位站好，把他围在中央。

黑衣少年也撤下背后长剑，朗声说道：“五位姑娘请吧！”他也学乖了，再不敢以姐妹相称。

黄衣少女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以五战一，已有以众欺寡之嫌，还是先请小友赠招。”

黑衣少年不再客气，说一声：“有倍了！”立刻凝敛气，左手捏剑诀，右手剑尖斜指，长剑一抖一抛，“飞天五绝剑法”第一招“五岳朝天”已出手。只见剑光如环，分袭五女面门。

这“飞天五绝剑法”乃这黑衣少年的师父所独创的剑法，专用来“以寡击众”的。他师父曾凭这套剑法，在昆仑山压倒天下群雄，独战以剑法天下第一自豪的昆仑派高手十四人，三剑十一生的联手围攻。今天，黑衣少年见她五人围来，才把这套剑法施出来，虽没有他师父的功力、火候，而且还缺少武林至宝“五绝神剑”的配合，但施展起来，威力也非同小可。五女尚未看清他如何进招，眼睛一花，如虹的剑光已挟着“嘶嘶”劲风，刺向面门。

五女惊叱一声，如群莺乱啼，纷纷各自跃后一丈开外，才算避过这惊险一招。不由个个粉面通红，十道眼神齐露惊诧、迷惑之色，望着他呆呆地发怔。心说：“这是怎么搞的？难道这少年会使邪法不成？怎么未见他如何出招，就把我们五人一齐逼退呢？”

岂不知这正是“飞天五绝剑”的厉害，这起手招一出，不论有多少敌人围攻，非要各自撤身后退自保不可，就在这敌人分散和刹那，藉势飞袭各自散开的敌人，又变成一对一的形势，不然的话，又怎能叫做“以寡击众”呢？

这还是黑衣少年心存厚道，没有借势追击。不然的话，只要第二招“八方风雨”一出，五女之中，必有一人伤在剑下。

五女怔怔地望着他，见他气定神闲，飘逸潇洒地持剑站在当地，面含浅笑，既不进招，也不发话，那份英雄气概的豪情，那份俊俏秀美的英风，不由使五女各自心头一荡。暗赞：“好俊美的奇男子！”

少女的心就是这样微妙，在她未见到爱慕的人时，骄傲恋横，毫不讲理的讥笑别人，戏弄别人，真似一副生就的铁石冷酷心肠。但见到俊美的男子，而这男子又是出类拔萃，具有超人的地方，那么，在她的芳心里，马上便偷偷地爱上人家。不管人家是不是爱她，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有妻室，苦苦地思念不已。如果能有机会接近，更是不惜献出一切的去向对方表露爱意。假如对方没有真心，或是根本就不爱她，什么“男人负心”啦！“红颜薄命”啦！演出一幕一幕的悲剧，再如对方若是有妻室的人，那么，她宁愿降身作妾也心甘情愿，造成社会上一些不正常的现象。这无以为名，就叫做“英雄崇拜”吧！

闲言表过。且说五女受了黑衣少年俊美的外表，和高强武功的吸引，频频暗生情愫，一个个眼波流转，脉脉含情地瞧着他，从头到脚打量个不停。并且粉脸上还不时泛起阵阵红云，双瞳放射出异样的光辉。

可把个黑衣少年瞧得莫名其妙，心里直犯嘀咕：“我身上有什么好看的嘛！”以他十七岁从未接近过女性的少年说来，他又怎知五女此时的心事？

但五女也不愿在所爱慕的人面前示弱。于是黄衣少年顿唱一声：“中央厚土我为尊！”长剑一挽，反向右首青衣少女刺去。

青衣女见师姐发动阵势，也唱了一声：“北方癸水腾蛟龙！”长剑横劈右首蓝衣女左肩。

蓝衣女娇声唱道：“西方真金星光现！”长剑斜刺右首粉衣女“太阳穴”。

粉衣女应声接唱：“南方火烧凤凰城！”反臂撩剑，疾点右首绿衣女左膀。

绿衣女偏腿跨步，也唱一句：“东方神木撑乾坤！”第剑下扫黄衣女双脚。

这五女歌喉婉转，边唱边打。不向站在中央的黑衣少年进攻，

反而自行打起来，把个黑衣少年闹得直如坠入五里雾中，只呆呆地望着她们五人连环进招，莫名其妙。

黑衣少年见五女越打越快，一边嘴里唱着“中央……北方……西方…东方……”一边剑风赫赫，一律的向右手进招。只见一剑快似一剑，一招快似一招。身形也一律向右转，跟着加快，先前还可分出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粉五色身影，好像跑马灯似的围着他团团旋转，到了后来，已渐渐的分不清谁是绿衣，谁是蓝衣，只见五色彩晕，幻成一围五彩虹带，把自己围在中央，而且越围越紧，因子也越缩小，并已感到冷森森的剑气迫上身来。

黑衣少年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五女发动的竟是一种剑阵：

忙也凝神运剑，把飞天五绝剑法施展开来，仍自第一笈：“五岳朝天”施起，运剑成环，四方挥扫。近身的五彩虹困，倒是扩大了一点。跟着第二招“八方风雨”向四外追击，但向东进击，则西边压来。向南追击，则北方跟进。不论左冲右突，不但伤不了五女，就连那五彩虹圈的包围网也无法突破。

黑衣少年也顾不了许多，只专心一志，把“飞天五绝剑”一招连一招地施展下去，只见剑影如山。

刚开始还是“嘶嘶”“咻咻”的剑风劲响，渐渐地变成“咆隆咆隆”的风啸雷鸣，威势的确强大之极。五女的剑阵，也休想再迈进一步。

黑衣少年的师父，名叫岳清真，以剑法高强名闻天下，外号人称神剑震昆仑，这套“飞天五绝剑”法，的确不同凡响。因岳清真幼年得异人传艺，浸淫剑术四十余年，得窥天下各大门派的不传剑法。他综合各派所长，又鉴于近年来武林风气败坏，常有聚众群殴的情形，才苦心思虑，创出这套“飞天五绝剑法”来，专能“以寡击众”。一共是五式，每式又暗含五杀手，此外又加上“凌空八剑”，共是一百三十三手，本为剑法中之至尊。

但一者黑衣少年功力火候不够深，未能发挥这套剑法全部的绝大威力；再者专为配这套剑法的“五绝神剑”，岳清真还没有传给他。最后一个原因，还是黑衣少年缺乏对敌经验，一上来应制敌时没有制敌，失去“先机”。立着等候人家催动阵式，又未及时破阵，反倒瞧着五女发呆，待到警觉，五女阵式已经形成，发挥出五行正反相克的效力，再想破阵，那里有那么容易？何况他顺着五女招式顺序，环转而观，正着了人家的道儿，不但看不表五女的路数；反使自己头昏眼

花,五色人影竟看作一带五彩长虹。(这正如一个人自行旋转,绎久之后,周遭景物不分,幻成一线的情形一样。)有了以上种种原因,五女才能把他困身剑阵之中。

但五女要想伤,也确实不易,何况,五女心中还不愿伤他哩!

就这样,双方竟打了个平手。

只见五只彩蝶似的身影,围着一缕黑烟似的身形团团乱转,穿梭飞舞。翩翩滚滚,还交杂着五女的娇叱轻唱。六道银虹似的剑光,在朝阳照耀之下,如匹练横空,破空掠地。那狂飚骤雨似的剑风,掀石飞沙,迷目扬尘,声势赫赫,不但紧张热烈的前所未见,而且也是武林中一场别开生面的打斗。

这时,黑衣少年“飞天五绝剑法”已施展到最后一招“电行于空”。见他长剑一纹,跃身腾空一丈,银剑如云端紫闪,劈一剑,双脚一并一开,凌空横跨一步,又是一剑劈下,就这样,共是“横空八步”,也就凌空劈下八剑。剑势威力,广罩五丈方圆地面,为飞天五绝剑法最奇绝杀招,可说武林中无人能躲。

五女被他这“凌空跨步,凌空出击”的招式吓呆了,都不禁惊愕发怔。

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,黑衣少年凌空下劈的第三剑,已经临近粉衣少女的头上。

那粉衣少女长剑削他的腿的一招用老,想收剑已来不及,阵式催动,她又无法后退,而黑衣少年的长剑已凌空劈到,粉衣少女不由圆睁秀目,自付必死,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?眼看黑衣少年这一剑劈下,她粉白黛绿的一颗螭首,就要迎刃而落……